

十三經注疏
詩經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之賜諸侯無文亦斯之言王賜惟用有文章者辭詩人特舉褒謫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云之賜也。陽朋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立冕此解作者之意耳其謂立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辭亦舊也爲韻也。其解者曰立冕者不取與臣爲韻也。中人曰中人不取與臣爲韻也。

巨升反植側魚反集士

言王賜惟用有文章者辭詩人特舉褒謫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云之故其辭不及立是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立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謫亦取與昔爲謫也獨澗泉出貌櫛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之水中小芹者尙絜清也周孔芹菹鴈醢。觱音必沸音弗櫛泉倒覽反徐下斬反爾推云正出漏出也芹并助也等舉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旂拂旂聲鑿鑿駕駕君子所居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爾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參乘乘輿車

故之謂韻也。一云：「中節也。」箋云：「居中四焉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旣巨機反渢匹弊反徐子蓋反又芳計反喧呼惠反驂七南反驂馬曰駢驂音四屆音四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辱漢至所屬毛以爲辱然者是正出之檻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繩疏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車服旌旛則濟濟然動得宜其車馬鈴之聲又嘵嘵然鳴中節於是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馬則乘四馬而在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旣朝王則驂馬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以不興爲來則乃使人在迎之旣朝王則驂馬而見之是言之故知泉出澗釋水云澗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序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箋芹菜至鷹醞。正義曰上章菽莘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革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非泉卽不絜也周礼芹菹鷹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免醢涪菹鷹醢是也彼鷹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絜共序鷹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王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亦爲我王使迎之此陳王尊諸侯旣使入迎之又自親迎因是諸侯車服之得礼故言其旛旛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此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畧曰天子太子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祀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駕馬而往迎之知驂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旛皆王於諸侯之事旣言旛旛乃云載驂載驂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食制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赤帝在殷邪幅在下彼支匪紓天子所予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東也紓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襪以韋爲之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東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是赤賜予之。芾音弗殷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紓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禪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歷胡定反縣徒登反解古貞反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申重也箋云只之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祿祿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旛有虱又服赤芾在於殷又著邪幅在於殷之下同直用反下同重直用反下同而當降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赤芾自偏東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

同幅音

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旣已機反渢匹弊反徐子蓋反又芳計反嗟呼惠反驂七南反驂馬曰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繩疏。躋濟至所居毛以爲躋濟然者是正山之檻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予。鄭雅以待之旣來則乃傳躋拂至正出。正義曰以躋拂連櫟泉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朱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因是諸侯車服之得礼故言其旂旈下章相引是一文而有二意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之知學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朱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旣言旂旈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王侍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支匪紓天子諸侯赤芾幅幅也所以自偏東也紓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韜以韋爲之諸侯赤芾幅幅也所以自偏東如此則非有解怠緩之心天子以是賜予之。芾音弗殷音古邪似嗟反注彼與人交接自偏東如此則非有解怠緩之心天子以是賜予之。芾音弗殷音古邪似嗟反注福紓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禪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麌胡定反勝徒登反解古賣反樂只君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

足至膝故

重直用反下同 **上音岳下音洛** **疏** 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旛有旒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腰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偏束如此故又以袒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袒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諸侯至偏束○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

恒二年左傳曰帶裳幅鳥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勝然則邪幅總於足謂之邪幅故傳

云邪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東也○箋芾古至子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大古蔽膝之象平整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帛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志本是亦帶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魚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

其羽皮是以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製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辟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蔽軻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

其他服謂之韞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紳韞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紳韞皮弁素韞玄端爵韞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卽爵弁也士服爵弁以紳韞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韞是也韞謂之韞也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韞爲之故禮記玉藻君夫大士素士爵韞上云韞下撲以韞結之故知以韞上下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十肩革帶博二十此玉藻文也彼論韞此言軻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經本曰殷明郊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晚人故云邪幅如今行勝說文云勝誠也名行勝者言行而蔽東之故云偏其腰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卽胸躬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東如此則非有解息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偏東如此此芾幅之服礼之所制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卽云自偏東者作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偏東矣○箋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卽上車服是也天子旣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安國治此則由神祚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卽神謀也天子所賜之祿亦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故言所謂繫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

今王不然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蓬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祚子裕反步公反注同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坤

坤陟戩戩反又音珍本作填

平平左右亦是

率從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

坤

維柞至率從○正義曰言維此柞木

率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得順之○平辨延反釋詩作便便云謂雅之貌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之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已絕故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礼樂是君子則彌掩天子之邦萬福所同歸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生落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不彼取某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興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續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則平辨義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祐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則亦富貴之不

惟連屬之長上稱言其賢才者實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而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詩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秋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卽引詩云樂只君子。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

樂

只君子

天子

葵之樂

只君子

福祿

胙之

葵揆也

臘厚

也。葵之維

反脰頻尸反韓

優哉游哉

亦是戾矣

戾至也箋云戾止也

諸侯有盛德者

疏

汎汎至戾矣

毛以爲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繩繫而

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與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亂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繩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属以與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亂教制禁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於是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物乎故刺之。傳繩縛至諸侯。正義曰繩水云綿繩之縛縛也孫炎曰繩大索也李巡曰繩竹爲索所以維持之也。鄭云縛也孫炎曰縛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繩訓爲縛縛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縛弗也與爾雅不同。箋楊木至礼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縛喻礼法也舟人以繩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礼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傳箋揆。正義曰緝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礼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恩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旬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律體力馳反韓詩云笮也笮音才各反絛如反反腹頻尸反韓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疏汎汎至戾矣毛以爲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繩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與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以亂教制禁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於是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物乎故刺之。傳繩縛至諸侯。正義曰繩水云綿繩之縛縛也孫炎曰繩大索也李巡曰繩竹爲索所以維持之也。鄭云縛也孫炎曰縛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繩訓爲縛縛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縛弗也與爾雅不同。箋楊木至礼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縛喻礼法也舟人以繩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礼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傳箋揆。正義曰緝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礼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恩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旬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讐俠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好呼報反疏

角弓入章四句至是

詩者王之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

角弓

角弓

角弓

角弓

角弓

角弓

角弓

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讐俠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敵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讐俠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卽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卽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爲驕如蠻如髦也。箋

反矣

興也駢駢調利也不善繩檠巧用則繩然而反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礼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駢

兄

兄

弟昏姻無胥遠矣

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以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疏

疏

疏

難言駢駢

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用之

若不善

置繩檠而巧用之則繩然而其體反矣

是用角弓之難也

以興和願者宗族也

此宗族雖則

和順當善待之若

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儕然而其心怨恨矣

是待宗族之難也

下二句義具在箋

傳駢駢至而反

正義曰駢

駢

駢

角弓

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檠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

弓弛則體反若不繩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已調利而言檠者蓋用說內於

作閉之中，損其體亦謂之榮。雖卽膝處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榮爲然，不以恩禮御待本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鬪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做矣

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教。

疏

箋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微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胥爲相此，胥爲皆者胥相皆並。

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疏

不令兄弟交相爲渝

綽寬也。裕健，病也。箋云：令善也。

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此令至爲痛。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

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韓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

疏

轉處若反寬大也

裕羊樹反。裕羊主反。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恚一瑞反。

正義曰：上旣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以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恩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怒之。

不卽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也。

疏

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爲彼所怨，是以福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己，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祖先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命舉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弁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爲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少也。以人與正不興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爲鄙耻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辱也。以辭爭可耻，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己，而危他人者，則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己，故身危也。然則欲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妄。是猶求爵以讓爵，故言此以預之。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正義曰：此喻幽孩見老人反悔慢之遇也。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

騎音狗，孩本作咳戶。才反計慎云：小兒笑也。釋音稚如食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處其

疏

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

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雖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要，令力呈反，飲於鷄，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

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笑，以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自貴故祭義謂之虞夏。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宗族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自貴故祭義謂之虞夏。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禁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且，酌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獎壇。

疏

以爲器當其無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務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祀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事食則族食而卽族燕矣以食礼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廿降一等大傳云繼之以食而特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猱猱屬塗泥附者也箋云母禁辟猱之性爲孔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愛實爲孔也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猱猱屬塗泥附者也箋云母禁辟猱之性爲孔也

善者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微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

疏

教

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樂與之而自遠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惡王不教之

至與屬○毛以爲上言小人倣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

教猱之升不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

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遠屬也

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于鄭唯以附爲木桺言以塗泥塗木桺則易著餘同○傳猱猱

至附著○正義曰猱即猿之輩無人教猱也陸機疏云獮狹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猱狹白晝者爲猱狹胡獮胡後駿捷於獮猴然則猱狹其類大同則進樂記注云猱狹猴也是其類也傳言附爲著也是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箋母禁至則進○正義曰諭文云母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母故母爲

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譯者故爲木桺謂木表之麌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

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母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母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瀌瀌見

疏

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音越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遍反又如字

日出也覲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敎其驕慢之過者○下選嫁反

注卑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妻王力仕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敎也爾雅云貞鳩樓聚也沈力俱反

雨雪至婁騷○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覲然之日氣人皆稱

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與人居處

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里下隨從行自居處敎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爲義○傳覲日氣○正義曰說文云覲曰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雪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

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以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應瀌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爲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爲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卽盡誅滅之也此上承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箋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敎乘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敎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敎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雨雪浮浮見

覲

見

雨雪瀌瀌見

覲

見

如蠻如髦我是用

憂

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用爲下孟反

疏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戎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以此刺之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入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封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

撫名也○箋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孽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黎微盧彭濮人又曰逃矣西土之別人是西方也彼羣

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疏正義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

朝直遙反疏

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篇內同

疏有

範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猶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

疏正義

範

三章之有菀者柳不尙息焉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猶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

疏正義

範

踏無自暱焉踏動暱近也箋云踏讀曰悼上帝乎者懇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踏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

疏正義

範

靖之後予極焉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俾必爾反本作卑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

疏正義

範

至極焉○毛以爲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

疏正義

範

而其心不恒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則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

疏正義

範

者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爲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

疏正義

範

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尙也以心所念尙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欲息於庶幾似諸侯之斷絕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踏動

疏正義

範

瞻近○正義曰踏履之名可以踏善也可以踏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療焉病也此言王者無常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踏

疏正義

範

讀至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動自暱焉是其踏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踏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繼任卽加罪是不可朝事○箋

疏正義

範

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遷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疏正義

範

不尙渴焉渴息也○渴欺上帝甚踏無自療焉療病也箋云療疾也○療側界反鄭音際行之

疏正義

範

例反徐丘麗反○正義曰毛依釋詁云療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過行至行之○正義曰

疏正義

範

行之

疏正義

範

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天辟楚有

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傅子南子南子子於大叔曰吉能亢身焉能亢

有鳥高飛亦傳于

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箋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

曷子靖之居以凶矜

曷害矜危也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世反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卽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卽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爲異餘同。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濟害否皆爲何也。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誨放穎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卽九州之外文十八年左傳曰授諸四裔以禦蠻魅是四裔之文卽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婉柳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四七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

見古人也

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晝者專也同也。長張丈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

遙疏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卽亦刺王

反疏

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

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卽亦刺王

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稱由德服

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惑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

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

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

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尹冠弁服謂委貌立冠爲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

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服色齊同也

云城郭之城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彼都王也箋

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

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服色齊同也

云城郭之城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

歸于周萬民所望

周忠信也。箋云于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

疏

箋城郭王遇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城

也定本城伯城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

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之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祀記縕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蟠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爲大蟠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

裘黃者實大蟠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非經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黃冠之衣非貴服也。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黃之衣非貴服也。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

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爲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大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畧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大羊此衣狐裘者以

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礼云大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礼無明文礼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

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孤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

狐及蟲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佩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大羊不

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使乘飾車騎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知也下言乘輶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思此

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姜撫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爲行故經以此爲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万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

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礼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

逸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

亦作扶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墮緩也。綢直留反密也致直置反本亦作磼。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又所側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箋云第二章皆奢淫我不復見兮士女之然者心憂之而憂也。我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不見兮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

疏

彼都至不說。正義曰彼明王之時都邑之

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爲笠緇布爲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爲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墮緩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不復得見古之

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兮由此我心不歡說而憂心思古也。傳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草名可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艮卦曰其笠伊糲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搃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

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儉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

而言之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所用各舉其一

其容貌言行之下不述言行故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弁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遠古而

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節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

緇則緇亦得爲紺帛何知非紺帛爲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爲帛從甾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立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礼云緇布冠無笄者者頓圓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緇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攝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橫頸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掌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亂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合傳審直如髮

○正義曰傳變訓言密則以謂爲密也細者織之言故爲密也。變微君子至賢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精性直見於外故言探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隱殺定本體。

作降

彼都人士尤耳琇實

琇美石也璣云言以美石爲瑱瑱塞

也

尹正也

姜云吉讓爲姞尹氏

也

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

禮法。吉毛如字鄭讀爲姞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箋云苑猶屈也積也。苑於粉反徐音鬱又於阮反疏

毛以爲言彼明

彼都至苑結

也

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无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薨然繫屈如繩索之爲結矣。鄭唯尹姞爲異俗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淇

真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

也

盾云琇石次玉而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

也

用琇者礼仪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各故俱言琇也。傳尹正。正義曰釋文王肅云正而言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箋吉

也

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吉是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

也

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

也

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姓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耦連於王室家風不

也

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

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

也

君子女卷

髮如蠻屬帶之垂然。箋云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卷音攢注及下同。蠻勃邁反又勃之界反蠻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爲蠻短尾爲蠍蠍音自伐反聲薄寒反聲音釋本作莊呼莫

也

反捷其言反又音虔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

也

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

也

疏

彼都至之邁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

也

髮如蠻屬帶之垂然。箋云蠻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絹有飾緣之則是蠻屬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繡字雖今異意實同鄭唯以垂帶如蠻裂爲異餘同○傳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

也

帶之垂者○箋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蠻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蠻已

也

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屬如蠻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蠻屬滑綢也彼卷其髮末如蠻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

也

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絹有飾緣之則是鞶屬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繡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而下名之爲裂繡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繡

也

故言屬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蠻尾言蠻尾有辱也故以爲贊蠻其尾捷然似婦人髮末曲

也

卷然也礼敝髮無指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敝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贊傍不可敝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婕下皆無然字○箋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餘匪伊

也

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也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也

疏匪伊至盱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陽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已病也○盱喜俱反

也

於祀有之也礼大带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莞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爲

也

之次也

卷之髮則有旗

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祀自當有旗也旗音旛揚也

也

卷之髮則有餘匪伊

也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也

疏

匪伊至盱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陽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

也

已病也○盱喜俱反

也

病爲事

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議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亂也

疏采綠章四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思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亂故

刺之○箋怨曠至非亂○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亂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亂故

禮也亂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聞而欲從之諭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終朝采

綠不盈一筭

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筭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

疏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筭

言歸沐

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亂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

疏局其王反卷音權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

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供今不洗沐亦以興此婦人終日為之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憂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興為異餘同○傳與也至曰筭○正義曰毛以爲言人有

在外故以爲異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筭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筭○箋綠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爲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獵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箋亂婦

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亂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訓書

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簮

衣蔽前謂之襍箋云藍染草也○藍蘆談反沈力甘反禱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過期今六月之日還不至是以憂思○詹首占

詹

詹至也婦人五月一日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詹首占

疏二句言婦人五月一日進御於夫言常時

以五月爲御之期而至六月日長遠不能以命乎今日之日爲過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以憂思過期也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過期今六月之日還不至是以憂思○傳衣蔽前謂之襍

○正義曰襍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藍染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

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月一日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離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月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

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月一日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必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月一日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卽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

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

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姓婦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月爲諸侯

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御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皆取

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始婦從卑者起由華此也諸侯夫人則

亦望前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庶人多

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箋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

之言故不爲日數也雖言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極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卒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爲憂思也

之子于狩言義其弓

之子于釣言繩之繩

箋云之子是子于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繩約繩也君子于往與我當從之爲之繩弓其往約與

繩

繩鈞音弔繩音倫繫音紹亦作繩

同與音餘下同爲于僞反下同

疏若是子之夫往符與我當與之繩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盤中也是子之夫

繩

往約與我當與之繩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晦本不然箋繩

謂之繩經也說文云繩生繩縷也

疏若子之夫往符與我當與之繩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盤中也是子之夫

繩也則繩是繩名七是繩繩於矢而射謂之繩射則釣繩謂繩於釣竿也經云言繩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經

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繩縷爲之

疏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旣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其多者耳其眾雜魚何羣多矣○鯀音防鯀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觀技其綱反

疏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體

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俗本作觀報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上照反注

疏黍苗五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

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眾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膏潤如此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膏潤者以刺之也膏潤則王不能膏潤

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

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箋陳宣王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

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疏凡凡黍苗陰雨膏之

興也凡凡長大貌箋云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

○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贊謝一本作營謝邑

疏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

將徒役一本作勞來申資說音悅又始說反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眾人也此眾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眾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圃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眾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

召伯則又罷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蒿

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謝功相當故如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

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閉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端哉謂事訖而勞之

疏悠悠行貌箋云宜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南行眾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

○其浦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

疏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

○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贊謝一本作營謝邑

疏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眾人也此眾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眾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圃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眾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

召伯則又罷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蒿

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謝功相當故如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

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閉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端哉謂事訖而勞之

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爲據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傍薄浪反爲于僞反

疏我輓車者我將車者我牽牛者我召伯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輓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李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私

典反餌音遲輓音反我輓車者我將車者我牽牛者我召伯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輓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李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私

記神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輩車牛是轉運所用前贊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責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亦爲二故美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責在後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任在於任也輩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輩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率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謂達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徒也罪隸率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卽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其牛也旣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率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率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率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於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端反以刺今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徒行者御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如略焉

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眾行其卒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眾從才用反下同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步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答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蕭肅謝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之事也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利此功旣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同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疏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

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卽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盛可以庇人者喻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與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反庇必利反又被反應於鵠反

何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

疏蓋盛其下可以庇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

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旣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不可以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

不能然爲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旣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爲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潤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

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陽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何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蓀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爲喻故典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知反求

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對今舉陽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言陽者多矣若際有農楚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陽曰陽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陽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

疏

傳

徒行者御

義曰傳亦見四事別

疏傳

正義曰

傳

傳

